

江南(旧闻) / 朱学东

水井处是故乡

我曾经有一个颇受朋友欢迎的公众号，“水井边上”。名字取自我家院子的那口水井。

我习惯于用我认为的家里标志性的东西来描述我家的物理环境，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水井边上，葡萄架下，棕榈树下……

水井从我有记忆的童年生活起，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即使离开故乡，定居在城市之后，它仍然影响着我。

在我们西朱西村集体搬进自家盖的楼房，每家每户凿井之前，我们村不到二十户人家，曾经共用一口水井；西朱东村有两口，一口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一口在竹园边上。但这两口井的水井，都不如我们西村这口。与西朱东两口井历史可考不同，我们村这口井，位于全村晒场前的中心位置，开凿于何时，则无人知晓。本地朱氏，明朝天顺年间从邵氏手上买下此地，在此开枝散叶；至于这口井，是邵氏遗存，还是朱氏先祖所凿，家谱上未有载，父亲也不知道。父亲只是告诉我，他出生时这口井就有，曾祖母夏天抱着他在井边乘凉。一如我们小时候，夏天的中午晚上水井边上是村里人乘凉的聚集地。1986年我高二时，乘凉后回家做作业，见水欲跳过，结果脚下青苔一滑，摔了一跤，父亲连夜送我去前黄医院，膝盖上缝了7针。这是村里那口水井留给我的深刻教训。

当年我们村四周有很多水质不错的小河，西朱东有些人家就是喝处理过的河水，而我们村，则喝井水。这口水井，供应了我们西朱西全村人的日常用水。饮用水、夏天女人的洗头水（她们在树荫下用井水搓揉木槌叶当洗发水）、冬天的淘米洗菜洗衣服水，以及洗澡用水。一年四季，虽然时令变化，井里的水清浊有时，春油秋清；温凉有变，夏凉冬温；浅满有度，春夏满溢，秋冬稍浅，村里从来没有为用井水担忧过。纵春水浑浊时，也不需其他处理，只要挑回家水缸里储过，照样清澈、甘甜、爽口。变化背后，既有自然界的莫测神秘，更有大地对勤勉善良者的厚意。

我喝这口井的水长大。从小时候开始能靠着井沿拉起吊桶，到和弟弟一起担水，再到自己能挑水，及看了电影《少林寺》后模仿双手提水。一直到我上大学前，这口井都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我那时喝的水，都是井水。我后来读到宋人胡融《炼丹井》中句“朝饮井中泉，暮灌井下流”“举瓢酌寒泉，一饮销百忧”，虽然诗中所夸是炼丹井，却也觉得颇合水井对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响。

1980年代，家里在竹园前的地里造了楼房，虽然与井的直线距离更近了，但父亲决定，在自己家打口水井。打井，在故乡俗称“团井”，大约是取所挖井是圆形之意。我家的团井师傅是后边张家塘的张菊生和他儿子小刚，费用不到10元。井深大概6米多，弟弟也参与挖了，他回忆说自己挖井的时候老挖歪了。井虽浅，但水质不错。紧挨着厨房，非常便利。后来弟弟自己又装了管线，做了土制自来水，实际上是井水。而洗澡，无论是太阳能热水器的用水，还是传统浴缸的用水，都被自家的土制自来井水轻易取代了。家里再也不用去村里那口井打水，当然一起消失的还有厨房的水缸。

不只是我家，新造楼房的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明堂里打了水井。这是生活富裕的象征。而农药

化肥的大量使用，也污染了故乡的河水。虽然说井水不犯河水，但故乡的井水，和河水一样，其实都是地表水。政府后来拉了自来水管线，所谓长江水，是由自来水厂供应的。当年我曾经想回家打口机井，深井，作为饮用水，但政策不允许。

我家院子里有一株40多年树龄的葡萄，与水井相得益彰。每年晚春仲夏，葡萄叶子遮挡着阳光，为这水井留下一片阴影。叶落井盖时，则预告着秋的到来。2022年7月，复旦大学朱春阳教授来我家看我，后来写了一首长诗《江南水笔记》送我，其中有写：

“水井是江南院落的王者
葡萄藤编织了它硕大的王冠
如果你推门而入
它迎面等你，就在院子的正中央
必须有一个井盖遮挡它的面孔
以免春夏秋冬瞬间拥挤吵闹
声响盖过盛夏最高光的鸣蝉

水井是江南门户的一根脐带
每一个瞬间都与它等距
烧饭，洗衣，研墨，冲凉
无论你从何处归来
都有一盆甘冽的井水等着你
洗去北方的霾，南方的垢
你滔滔不绝，它沉默不语”
村里开始使用自来水后，我家的
那口井，井水主要用以淘米洗菜（初洗）、洗衣服、夏天冲凉浸泡西瓜啤酒，以及洗澡用水，做饭做菜再也不用。我离开职场后每年宅居故乡时日颇多，无论春夏秋冬，洗自己的内衣内裤和袜子，都是打井水洗涤。不过夏天用井水冲凉，都是傻小子。夏天洗水极凉，冲洗时爽快，但却易埋下关节炎的隐患。倒是过去造房，财力不足时通常先造平顶，夏日晚上乘凉，傍晚也是用井水冲刷水泥屋顶，以期快速凉下来。

而村里那口老井，最初还有住老房子的老人使用，随着老人凋零，井周边的木樨、枣树、梧桐树和竹园，都没了，井边野草漫游。但后来村里来了新住户，都是外来租户，在没有水井和自来水的房子租住的租户，依然使用着那口老井。不过，母亲说，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来村里抽检过几次水质，我家院子里的那口井和后面的老井，水质据说还不错。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看上去很强。

真是好地方有好井。
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水井是安居的象征。“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井。”（孔颖达疏《易经》）。早期人类都是逐水而居，而水井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追逐地表水生活的方式开始改变，相较逐水而居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时代，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发展也有了预期。因此，井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在古代中国，井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八家为一井，我们西朱西全村共有一口水井，应该还是历史的遗绪。

但是，曾经一直伴随我们生活的物件，无论多无用，我们有时仍然舍不得放弃，一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珍贵的至死不用仍藏的旧物。水井也是。如今腾迁在即，我们即将放弃自家的那口充满记忆的甜水井，心里自然割舍不下。水井边上，有我的生活，水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水井是游子写给江南的一封信”。朱春阳教授在他给我家水井写的诗中写道。但于我，这首诗和我这篇文章，都成了一种挽词。

岁月留痕 / 祁丽玲

奔牛于我，是出生地，是老家的娘家，所以“去”奔牛在我这儿，几十年来就一直“回”奔牛。

这些年，我难得回奔牛，即使回，也是自己开车，方向盘一打，一脚油门的事。这天我在办公室与堂妹联系，约好趁午休时间，我回趟奔牛，给她闪送一份资料。挂断电话下楼，才想起早上我根本没开车出来。还好，脑子不给力，天气很给力。看着阳光正好，时间足够，就坐公交车回吧。西新桥公交站上4路、34路、93路、57路都可以直达奔牛，想着哪个先来就上哪车，没想到还是经验不足，没考虑到中午时间段乘客少，公交车班次相应也稀疏。我翘首以盼了近半小时，才有辆34路车闪着左转灯自通江路驶来。

上车刷卡，车上只有寥寥几个乘客。我就就近在驾驶室后面的第一个位置，靠着车窗左窗，窗外的运河伴随着我一路，思绪飞扬。

最早坐34路车是1990年，我上高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黄镇上的前黄高中、奔牛镇上的奔牛高中以及湖塘镇上的武进高级中学，是武进面向全县统招的重点高中，呈三足鼎立之势。那时一心想要住校的我放弃了家门口的奔牛高中，中考志愿填写

影像背后 / 李兴坤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渠道日益广泛，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官方的交往，还有民间的交往。自1973年起，我国许多省、市纷纷与国外的省、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到1999年底，我国共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937对友好城市，其中江苏最多，达124对。我市国际友城数量有8对，位于全省前列。

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开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农业、环保、科技等多领域的交往，促进了各方面的发展。为了促进国际友好城市健康发展，2000年9月26日，外交部和国际友协在北京召开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各省、市以及我国友好城市派代表参加。此前一天，杨大为副市长和我、蒋立群，以及常州友好城市市长求斯博巴桑——河津市市长拉斯珀拉斯和该市委主任从上海乘飞机到达北京江苏大厦。

9月26日上午8时，我们乘车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出席大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钱正英、张劲夫等。

江泽民总书记为会议题词：“开展友好城市活动，扩大国际合作领域”。

朱镕基总理给大会发来贺电：在2000年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召开之际，特致以热烈的祝贺！国际友好城市活动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成了一种挽词。

档案揭秘 / 张步东

国际语言学大师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是江苏常州人。4岁时一家随祖父迁到了祁州，9岁时返回常州，居城中青果巷。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15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不久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1973年，赵元任夫妇从美国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1年，再次回国访问，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0岁。据赵元任大女儿赵如兰的回忆，赵元任“去世的前一晚，他还在用他那沙哑的嗓子，用常州音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赵元任是一位“领风骚”的杰出学者。在数学、物理、哲学、音乐、摄影，尤其是语言学领域都有着突出的建树，被誉为国际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中国的舒伯特。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主要涉及科普翻译、口译、文学翻译、语言学翻译等等。在科普翻译方面，他的主要著作

品有：《科学与经历》《无线电》《海王行星之发现》《烟煤之四害》《七天中三个礼拜日》等等；在口译方面，他的出彩主要在于他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做翻译；在文学翻译方面，他的主要成就在于《阿丽思》系列的翻译，《阿丽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和《阿丽思漫游镜中世界》）是出版50年后中国没有人敢翻译的小说；在语言学翻译方面，他的贡献在于主持翻译并校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此外，赵元任还翻译了一些剧本和歌曲，如话剧《软体动物》《野玫瑰》《最后五分钟》（编译限定语，附北平语调的研究）等等；歌曲《有个弯腰驼背的人》《湘江浪》《鲜花》《小鳄鱼》等等。他还将他夫人杨步伟写的《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就翻译思想而言，赵元任在翻译的目的与作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策略、翻译的方法与途径以及机器翻译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在我国翻译历史长河中，赵元任的翻译及其翻译思想是熠熠生辉的。

太平天国后期，从1863年12月开始至1864年5月的常州保卫战，对常州造成巨大破坏。1995年10月出版的《常州市志》记载：目睹战后常州全城惨状的李鸿章，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9日亲笔上奏朝廷“请求免除武进、阳湖赋额三年”。

◆ 淮军猛扑常州城 ◆

1863年，曾国藩制定了三路进军围剿太平天国的方针。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以上海为据点，开始对苏南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在洋枪队常胜军协助下，连战连捷。到这一年底，苏州、无锡先后被淮军占领，之后李鸿章调整部署，兵分两路，向常州杀来。

此时常州周边重镇包括江阴、无锡、镇江都已落入清军之手，常州是太平天国在苏南的最后重镇。淮军刘铭传部于12月19日进驻常州城外，开始拔除太平军城外据点。

刘铭传攻坚经验丰富，先布置多路兵力，一路攻城外营垒，其余各路阻击援军，守军对这种战术应对办法不多。陈坤书为保卫南门外石垒，曾

回奔牛的路

是远从湖塘镇上的武进高级中学。学校每月放一次假，我从湖塘先坐14路公交车到文化宫，转3路车到江南商场，再转34路车回奔牛。这兜兜转转，路上就是小半天时间，所以在江南商场回停车场等车的时候，我会吃一串茶叶蛋的炉子上的鹌鹑蛋和豆腐干，五香味的，解馋又解饿。

当年，我与很多奔牛人一样，初到常州城里人户，首选安居于西新桥一带、关河路沿线，图的就是一个来回交通便利。我父母自从城里帮我带孩子，跟我们住一起后，他们更是享受到了这种便捷，早上搭早班车回老家种个菜、浇个水，中午就拎着新鲜的蔬菜回来下锅了。西新桥往奔牛方向先一段是关河路，穿过长江路中吴大桥，再往西就是运河路了。现在，连接常州与奔牛的公路多了两条，都与运河路并行，一是运河南岸的星港大道，一是铁路以北的龙城大道。

其实常州到奔牛的路，历史上公路不是主角。奔牛镇是一座建在大运河上的千年古镇，因河而生，因水而兴，来往奔牛的人都是走的大运河这条水路。100多年前，沪宁铁路修建，在奔牛设立火车站，常州与奔牛又多了一张火车票的连接。我父母都是新中国初期出生，他们年轻时去常州城里走亲戚，多

是坐船走运河到表场码头，偶尔坐火车，因为船票比火车票便宜。

看向窗外，刚出城这段运河已经看不到一艘船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常州大运河城区段成为城市南北交通的最大阻碍。2008年，常州城区大运河完成了又一次改道，南移出城，航道等级提升，水运能力增加，而城区跨河桥梁都改为平桥，保南北畅通。因运河航道南移，运河上原来配套航运的大型机械装备、设备场地都废止了。但废止不等于废弃。这几年，这些工业遗存被陆续持续开发，跟上城市更新步伐，赋予新的功能，早已旧貌焕新颜。如中吴大桥下原东芝麻码头已变身玫瑰车站、户外婚姻登记处，520吨位的起重臂做足了“520我爱你”的文章。原五星桥南逸的建材堆料场、油库已改造为开放式的艺罐公园，几个油罐罐里是别有洞天的艺术空间、网红打卡地。

再往西开，车到新闸。新闻原来这里只有一座老桥跨运河两岸，桥高坡陡，是北岸的新闻通往河南面的唯一通道。我小时候晕车非常严重，寒暑假进城，我父亲为让我少坐点时间的汽车，会先骑自行车带我到新闸，把自行车寄放在这老桥边的工厂门口，再坐公交车去城里。现在老桥早已没了踪影，运河上又先后架起几座平桥，把新闻与河对

岸的钟楼开发区区联为了一体。

汽车一路摇晃着西行，暖煦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车后排甚至传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噜声。连江桥到了，运河南移，正是自连江桥开始的。大运河在连江桥这拐了个大弯，往南绕过中吴大道，往东直到戚墅堰的东方大桥，才汇入老运河河道。也是自这里，运河上再现船队往来往的繁忙景象，船队好似一条条巨龙，龙头在这里扭头转向，后面长长的龙身顺势游弋，在宽阔的河面上画出一条圆润的弧线。而邹区镇也顺势在弯里打造了一个以“运河慢村”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安基村，成为城市近郊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一路西行，叶家码头站到了。叶家码头原来是个摆渡码头，一艘人工小渡船在风雨中撑起了奔牛与邹区来往的通道。现在既没有渡船，也没有码头，有的是叶家码头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一个时代的记忆镌刻在“叶家码头”的地名里了。

叶家码头一过，奔牛镇就在眼前了。我赶紧与堂妹微信联系，确定碰头地点。

奔牛，是曾经诞生了高山流水、乱世佳人、工商业巨子等传奇故事的千年古镇，也是一度拥有水陆空铁立体交通优势的物流重镇。期待家乡古镇能在新时代里抢抓发展机遇、再现昔日辉煌。

各国人民幸福安康！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也发来贺电，大意是：我很高兴相聚在北京参加2000年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的全体与会者致以热烈的祝贺！人类的未来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希望今后全球的重点着眼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希望各国从全球的重点出发，重新思考，采取联合、分享共同利益行动，共同治理，争取革新。我们的大会就是这样一次实践。我祝愿你们的讨论取得巨大成功。

大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齐怀远主持。

下午5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欢迎宴会。人民大会堂人头济济，气氛活跃。

9月27日上午，我们乘车去国际会展中心出席全国友城展览中心及经贸会议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致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齐怀远讲话，辽宁、浙江、安徽等省代表作了发言，然后组织参观。至此，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宣告结束。

早在1998年，全国友协曾经在北京召开由各地外办主任参加的国际友城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慎重城市友城对象，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的发言，被全国友协的《友好城市》杂志和《江苏外事》刊用。

通过参加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我对搞好国际友好城市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我也学到了兄弟省、市开展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许多经验，对搞好我市的国际友城工作更有信心，更有把握。



作者在“2000中国友好城市国际大会”欢迎招待会上留影。

部分，在增加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团结合作，推动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友好城市活动。各国地方

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以崭新的姿态和务实的精神，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人类的社会发展事业。祝世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进步，祝世界

李鸿章上奏为武进、阳湖免除岁赋三年

经亲率大军从城中杀出，被淮军从左右两翼同时夹攻，激战1个多小时，损失惨重，被迫返回城内，石垒也被攻陷。

城外石垒一个个丢失，到12月底，常州北门外就剩下大土城一个屏障，太平军派驻重兵。刘铭传、张树声两军强攻4个小时毫无进展。三更时分，张树声率队再攻，太平军坚持战斗，淮军改用火箭焚烧营棚，大土城失守。

◆ 双方激战奔牛镇 ◆

奔牛镇是常州与丹阳之间的战略要地，事关与天京的声息畅通。淮军很清楚奔牛的价值，常州保卫战的关键之战就围绕奔牛展开。

奔牛被淮军攻占之后，太平军旋即奔奔牛四面修筑营垒，形成围攻之势，还将压箱底的火轮船“太平”号（即“飞而复来”号）调来，用船上32磅火炮弹猛轰奔牛阵地。淮军石塘房屋被船炮摧毁，眼看奔牛易手在即。

面对严峻的局面，虽然淮军迅速抽调攻城部队2000人救援，却还是中了太平军专门布置的围点打援之计，狼狽逃跑。奔牛战场形势骤然对太平军相当有利，如果太平军抓住战机，速战速

决，势必重夺奔牛，扭转局面。但此时的太平军却犹豫不决，围而不攻，错失良机。

得到喘息的刘铭传趁夜深将大量火药增援送入奔牛镇，传令镇内守军坚守待援。守军得到增援，士气大振，太平军再难攻下。1864年1月17日，刘铭传、郭松林率军与太平军鏖战4个多小时，太平军不支，败退十余里。

太平军虽退，占领奔牛的淮军却依然未完全解围，身在苏州的李鸿章深知常州关系重大，陆续从各处抽调援军支援。刘铭传决心在奔牛外围开展一次大规模战斗，以彻底解奔牛之围。

1月22日，大战开始，淮军兵分三路，使用杀伤力强大的洋枪洋炮轰击乱炸，太平军营垒失陷。太平军分路绕至敌后，却遭早有准备的郭松林军反击。奔牛守军趁机会杀出，太平军腹背受敌，终于败北撤回。

在这场战斗中，太平军的杀手锏——“太平”号火轮船也被炸毁，战斗力严重受损，常州形势更趋恶化。

◆ 战后满目疮痍 ◆

1864年4月中旬，常州最后决战

开始，戈登率3000名常胜军以及炮队来到城下——李鸿章许诺攻破常州后给常胜军5万元重赏。李鸿章本人也因常州久攻不下，亲自从苏州前来督战。

4月22日，淮军水陆两路会同炮队猛攻城外营垒，战场血肉横飞、墙倒屋塌，战况十分激烈。无奈淮军势大，火力又猛，运河两岸营垒最终全部失陷。

一天后，淮军再攻破常州外围仅剩的几个营垒，常州被彻底合围。李鸿章为破城，再调炮队支援。4月24日，以戈登及刘士奇攻南门、刘铭传攻北门、郭松林攻西门、张树声攻东门，利用开花炮掩护，全力攻城，日夜不息。

5月10日，常胜军炮队推前到突破口附近，发射葡萄弹与霰弹雨。淮军开始冒死爬城，守军在炮火中扔下火药桶与大石块。约2000淮军蜂拥而上，终于爬上城头。

陈坤书率领数千太平军在城内奋战，无奈进入城中的淮军越来越多。戈登与刘铭传亲自带兵入城，双方巷战，最后陈坤书等人力尽伤重被俘。

常州保卫战历时5个多月，全城满目疮痍。